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第六十五回 賢賓主三更決妙策 小伙計半語觸霉頭

當下鳴乾對阿榮說：「你這種舉動，倒很像小孩子鬧玩意一般。講句迷信話，這頭貓既然是你殺的，他與你便有殺身之仇，來世還須貓討命，怎肯因你祀他為父之故，反來保佑你發財？貓若有知，你去祈夢時，他一定托夢哄你打一個空門，你偷雞不著失把米，那才算得公道呢！」阿榮笑道：「杜先生，說也不信，殺了貓狗畜生祈夢的人很多，他們哪有我現在這般辦得道地。不過殺一頭畜生，彷彿派他到陰間去做探子一般，看看筒內做的何字，回來夢中報告，所以不夢則已，夢什麼打什麼，一定著的，也從未有貓狗討命，或者作弄人打空門的話。我現在先將他當作祖宗祀奉，這是他同輩中未有的榮典，況彼此休戚相關，他豈有不肯保佑我發財之理。」

鳴乾聽他說得神氣活現，又忍不住一陣大笑道：「你這人的迷信，可稱謂迷信到極點了。聽人說，打花會祈夢，婦女最多，竟有在荒田野地，弔死鬼的墳上露宿求夢的。遇著無賴少年，強姦失節的，時有其事。傷風敗俗，官中懸為厲禁。這句話可當真麼？」阿榮道：「話雖有的，不過照我看來，一定是他們心思不誠，所以才有外邪侵入，或者竟是幽期密約，冒充花會求夢的，也說不定。若果誠心求夢，心思專注在夢上，就不致乾出別的齷齪事情來了。杜先生，你道是不是？」

鳴乾點點頭。阿榮忽然說：「啊哟，講了半天話，還沒問杜先生晚飯用過了沒有？若未晚膳，我們這裡還有上祭的幾色小菜，不嫌粗糙，就請在此便飯何如？」鳴乾道：「多謝你，不必客氣，藥房中夜飯是早的，你也曉得，我適才吃過晚飯，進城有事，想起你多時未曾到店，現在店中人手異常缺乏，故自己來此看你，順便問你，大約幾時可以出來辦事？」阿榮聞說，頗出意外，他自以為經理同事，都與他意見不合，趁他有病，將他的替工辭歇，暗中便是將他職務取消，因此自己知趣，病癒了不再進店。不料今夜經理先生，忽然親自到門，問他幾時可以回店辦事，這分明自己的生意尚未歇掉，兼他賦閒多時，窮愁不堪，驟聞這個消息，不啻雪中送炭，驚喜無窮便說：「難為杜先生勞駕，我本來明兒就要來了。前幾天病體初癒恐其復發故未進店，現已各色復原，卻勞杜先生見問，實在抱歉。」

鳴乾見他謙虛，暗笑一個人必須吃苦，早先他在藥房內，日中無人，對我講話，也是強頭硬腦的，現在好一陣沒事做，大約已想起自己的錯處，故把脾氣變好多了，當時恐防多說話，露出有求於他的痕跡，惹他搭架子，隨卻站起身說：「這樣，你明兒一準到店罷，我打算出城咧。」阿榮諾諾連聲，親自點一根蠟燭，送鳴乾出來，直照他出了弄方回。鳴乾也回自己店中，打算穿馬褂出城。他老婆戴氏，見他要走，說：「你往哪裡去？」鳴乾回言出城。戴氏道：「你長久沒回家了，今夜進了城。為何還要出去？」

鳴乾同他老婆，素來頗為恩愛，但自如海將藥房推給他經理之後，少不得外間常有朋友應酬，徵歌選色，眼界逐漸放開，便覺自家老婆土頭土腦，雖然自己賺了錢，也曾置給她幾件衣飾，怎奈她穿帶起來，到底不合時宜。加以一口紹興白瓦長瓦短，教她改，她舌頭似生鐵鑄成似的，罰咒也掉不轉來。一比外間花團錦簇，吳儂軟語，一顧傾城，再顧傾國的時髦派人物，著實有四五個天壤之隔，所以心中不十分願意回家，自甘在藥房中獨宿。偶而進城，亦在白天，匆匆調排店事，完了就走。戴氏亦不便留他，至今差不多有數月不曾住在家內。今天晝夜進城，戴氏那知他奉著重要使命而來，以為他今夜一定要宿在家內了，心中說不出的歡迎。趁他出去尋訪阿榮的當兒，急忙忙將床上被褥枕套，換得乾乾淨淨，地下也灑掃過了，自己略為打扮，薄施脂粉，淡掃蛾眉，穿一件藍綢紗二毛皮襖，元色摹本緞灰鼠皮嵌肩，腳下也換了雙新制的湖色閃光緞滿幫繡花小腳鞋兒。可惜她金蓮纏得太小了，走路有點兒倒根，行不數步，一雙嶄新的花鞋後根已倒了半邊，戴氏不敢再走，坐著等候，好容易等到鳴乾回來，戴氏滿面堆笑，打算上前問問他可肚饑？要吃什麼點心？不意口還未開，鳴乾已穿馬褂要走了。戴氏見了，自然著急，打算留他下來。也是戴氏時運不濟，若在平時，戴氏勸鳴乾不必出城。鳴乾一算也沒甚大事，或就不走了。偏偏如今兒有命令，他晚間十一點後，到他公館中，回復阿榮之事，並取那官銀行棧單。這等大事豈是戴氏一句話所能留得住的。鳴乾聽了，搖頭道：「今夜我還有很要緊的事呢，改日閒了，再回來就是。」

戴氏到底女流，女流終不免有一種女流見識，以為丈夫不肯住在家內，一定外間有了相好的女人，脾胃中留著酒糟，開口就不免帶幾分酸氣，冷笑說：「你是一輩子沒得閒日的了，便做了皇帝，也有個東宮西宮，不能永遠閉人家在冷宮內。為人在世，良心必須要放在當中。你若不願意回來，儘可以不回來的，為什麼來來去去，故意的作弄別人呢？」這是她一句氣話，皆因她興匆匆收拾好床鋪，預備給丈夫睡，鳴乾竟掉頭跑了，這豈非作弄了她。但鳴乾委實未曾作弄老婆，他也沒親口告訴她，說要住在家內，而且他並不想做皇帝，也未納過西宮，今夜出城，本來有事，毫無推托，無端給老婆不三不四的說他，心中未免著惱，罵道：「放屁！那個作弄你來。」

戴氏被罵，拉住鳴乾不依道：「你為何罵我？我犯了什麼條款，你忍心將我丟開，不理我了？你夜夜在外間淘情作樂，我天天在家活守寡，我好命苦也。」一面嘮叨，一回哭泣，把鳴乾氣得無名火陡高萬丈，意欲將她摔開，不意戴氏雙手死命抓住鳴乾的袍褂，兩下一用力，只聽唵嘈一聲，馬褂鈕釦斷了，皮袍子大襟也撕開數寸，幸虧是舊的，若是新的，鳴乾准得要哭，然而他已心痛不堪。戴氏見已惹禍，嚇得鬆了手，不敢再拉。鳴乾氣憤已極，索性不去打她，怒衝衝一直跑了出來，僱一部黃包車出城，徑往藥房。回至臥房中，看看撕壞的袍褂，越想越覺氣惱，罵聲不要臉的賤人，無理取鬧，以後永遠不回家去睡了，看她將我怎樣。這套衣服，雖已穿了好多年，但幸虧添了套新的，不然我單有這兩件皮袍褂，在家出門，都要靠著他繃繃場面，一旦撕破，何以見人，更將戴氏恨如切骨。而且少停他還要去見如海，本來伙計見東家，衣服必須格外穿得舊些兒，好教東家見了，曉得他是個儉樸之人，日後肯將重任付托與他。倘若行頭穿得太漂亮了，東家必忌他營私作弊，不敢將他倚重。在東家方面雖未必個個如此，然而做伙計的，卻人人抱著這般心理。

今天鳴乾本打算穿舊衣服去見如海的，如今反要換了新的前去，宛如有意在東家面前裝幌子一般，豈不犯了生意人的忌諱。這都是不賢婦害我的，事已至此，無可奈何。看鐘上將敲十點，想從古以來，只有伙計恭待東家，沒東家伺候伙計之理。雖然如海命我十一點鐘之後前去，說不定他已居十一點以前回家，教他等我，終究不成體統，不如此時先去，專誠待他，這樣愈顯我杜某謙卑，也愈可得東家信任了。主意既定，當即解開衣包，取出一件青灰色杭摹本灰鼠皮袍，玄色外國緞灰背小袖皮馬褂，都還上身不瞞三次，此時穿著起來，索性連鞋帽也換了新的，準備東家問他時，推說打從朋友家吃喜酒回來，罪名還可輕些兒。

穿好衣服，將破袍褂交給一個學生意的，命他送往裁縫店，連夜補一補，明日一早要用的。一面出來，仍坐黃包車到新開錢公館。果然如海還未回家，鳴乾便在書房中老等。樓上薛氏，聽得底下有人走動，命娘姨下去看是那個，回來報是藥房中的杜先生，薛氏恰因自己經期不正，欲著人往藥房中去問，可有什麼藥吃？聽杜先生自己來了，想不如下去親口問他，省得別人傳話，有許多纏夾不清。她原是見慣男客的，況鳴乾又是她店中伙計，相見已非一次，故也不須裝扮，一個人便衣下樓，直闖進書房裡面，見鳴乾穿得衣冠端正，不覺暗暗好笑，心想他倒好像吃喜酒來了。鳴乾見薛氏進來，慌忙站起身，恭恭敬敬，尊了一聲奶奶。薛氏對他點點頭，老實不客氣，就在他對面坐了。教鳴乾也坐下，又見書房中，只開著一盞三十二支光的台燈，不甚明亮，便順手將一盞二百支光的大電燈開了，室中大放光明。

薛氏先不開口，卻將鳴乾上下身打量，見他今兒穿的這身衣服，雖非華麗，卻還入時，真所謂人要衣裝，佛要金裝，比從前他來的時候，熱天一件竹布長衫，冷天一件縐紗棉袍之時，判若兩人。外表看來，竟和如海不相上下。可見一人穿衣裳是著實要緊的。鳴乾於薛氏進來的時候，固然低頭視地，目不旁瞬，豎起耳朵專誠聽主母吩咐。聽了一會，不聞聲響，他頭雖向著地，眼睛究竟是活的，不免斜轉來，看薛氏作何舉動。見她兩眼水溶溶的，望看自己，頗為不解。再一看自己身上，方才明白，就為著今兒穿了套新衣裳，連主母也看得我奇怪了，暗下頗覺好笑。再偷眼望望薛氏，見她穿一件玄色華絲葛羊皮襖，周轉一塊玉，不用鑲滾，短

短袖管，露出襯衫，袖口上雪白的花邊，一隻皓腕，套著副赤金臂釧，手指上只帶一隻線戒，下身也是黑色褲子，並不係裙，金蓮斜叉著，穿的白絲襪，寶藍色西式平底鞋。坐在面前，落落大方，毫無一點兒小家氣派。

鳴乾看罷，暗暗贊歎。見他還不開口，雙目又不期望到他面上。前幾次鳴乾與薛氏當面，或有如海在旁，或則回答三言兩語，匆匆便走，眼光亦不過偶然帶著，從未敢細細觀看。此時旁邊無人，薛氏又端端正正的放在他面前，燈光明亮，正可飽看一番。見她眉如新柳，目媚有神，鼻樑端正，櫻口凝脂，兩耳帶著副金剛鑽環子，閃閃生光。薛氏的皮膚本來很白，現在肥胖了，看上去更顯嬌嫩。鳴乾此時險些兒要長歎一聲，大呼負負，你道為何？原來他忽然想起自己的老婆戴氏，相貌既丑，脾氣又壞，不學無術，上不得場面，比之這位奶奶，端莊豔麗，兼而有之，實在不可以道里相計。也是我東家的福氣，更可知天公造物，原是一對對定的。常言花對花，柳對柳，破箕箕須配爛苕帚。這樣看來，果真一些不錯。像東家這般有財有勢，飲食起居，適意已極，還外加配這一位大賢大德，有才貌的奶奶，真所謂裡裡外外，處處遂心。至於我，家寒境迫，倒也不必說他，連討老婆都要這樣一個無才無能，醜陋不堪的寶貨，於不如意中，還加終身抱恨。老天啊老天，你得了有錢人多少賄，故將世上所有的福氣，都給他們享，卻把我等磨折到這般地步呢！正胡思亂想間，薛氏開口了，叫聲杜先生。鳴乾冷不防吃了一驚，霎時回復原狀，答道：「不敢。奶奶有甚吩咐？」

薛氏道：「你來找我們少爺嗎？」鳴乾道：「是的。」薛氏笑道：「你剛來的不巧，他今兒有應酬出去了，等他回家，不知要什麼時候呢。」鳴乾答道：「這個，白天我已見過東家，他也曾告訴我，今夜還有應酬，也是他命我十點點鐘到時候他，有話相回。我恐他早回來倒轉等我，故提前一刻來的。」薛氏聽說，點點頭道：「哦，原來是他自己約你的。」又看看鍾說：「現在十點半，大約等一會就要來了。杜先生，我要請教你一件事。」說到這裡，頓了頓，覺得下文赧於出口。鳴乾見薛氏欲言又止，面上微紅，也不知她要講一句什麼話？與自己有何關係？聽得聽不得？心中突突亂跳。薛氏想鳴乾究竟是我傢伙計，東家對伙計講話，何用顧什麼忌諱，當下爽爽快快的對他說：「請問你，藥房中可有什麼藥，吃月事不調的嗎？」

鳴乾方知她所問的就是此道，自己不便帶笑回答，露出輕薄態度，慌忙正色答道：「治這種病的藥，外間原有多種，如調經丸，每月紅，婦女寶，強種湯，仿單上都是寫著專治婦女經水不調等症，藥中自然含有調經的原料。不過合藥之時，原未知這一瓶售與那個，那一匣賣給何人，自然千料萬料，一般藥性。但各人有各人的體氣，或寒或熱，身體不同，用藥也不能輕投亂用。拆穿說，藥房中合現成的藥，仿單上說得怎樣有效驗，倒有一大半是欺人之談。要使藥性和病人體氣適合的，百中難得一二。有時這二人服此藥見了效驗，寄封信給藥房中，藥房中便鄭重其事，把來登在報上，哄得人見了，又爭去買他的藥，銷路不知漲起多少。其實他們藥房內，一年間賣出之藥，不知有幾千幾萬料，問他寫信來謝的，究有多少封？算來一千之中不得一二。可知沒效驗的，實比有效驗的多上數百倍。這還說的是真正保證書呢，還有種藥房，專門出了錢，買保證書，三塊兩塊錢一封的，更毫無交待。這種滑頭生意，還有人來買的，大概都上那仿單上的當呢。所以，近來一般考究衛生的人，有了病，都不肯買現成藥，必須請醫生看過之後，聽醫生說該服什麼藥，然後再服什麼藥，那才萬無一失。致於我們，說也慚愧，雖然吃了藥房飯，講到哪一種藥什麼性道，哪一樣藥什麼原料，可治什麼病，連前世裡都沒學過，不過遇著外行人來賣時，裝裝幌子，胡言亂道，哄幾個錢而已。請奶奶休得笑我，像你這樣病，我也不知服那種藥最為合宜，不如明兒教黃醫生到這裡，先為奶奶診一診，然後再開方合藥，那個我倒大可效勞。有了藥方，合起藥來，是我的拿手呢。」

薛氏聽說，不覺笑道：「你好，自己吃了藥房飯，還說藥房的壞話，幸虧今兒告訴我，若告訴別人，豈不把西洋鏡拆穿了麼！」鳴乾也笑道：「我又不是傻子，除了奶奶還肯告訴別的人嗎！」兩人都各一笑。薛氏又道：「這樣費你杜先生心，明兒教黃醫生早些來罷。」鳴乾道：「是了，我今兒連夜去知照他，教他明兒一起身，七八點鐘就來。」薛氏笑道：「那又未免太早咧，大約吃飯以前來恰好。」鳴乾答應了兩個是字。薛氏再看看鍾，說：「十一點快到了，大約少爺就要回來的，杜先生請坐一會罷。」說罷，站起身，大大方方的走了出去。鳴乾看她去遠，不禁又歎了一口悶氣，心想我的老婆，若能和她一般模樣，我也心滿意足了，偏偏不如之中，更為不如，豈不可恨。一個人胡思亂想，不覺把如海托他的軍國大事，忘在腦後，可知色不迷人自迷，這句話著實利害。不到半點鐘之久，如海回來，面上帶紅，略有幾分酒意，對鳴乾笑道：「你的腳倒比我還快，我在那邊酒還沒吃完，心中記掛你城內的回音，急急奔了回來，以為你一定還沒有來，那倒丟了朋友，到家裡翻轉等你，未免合不上算。好伙計，你彷彿知道我心思似的。比我先來了。我也沒話說咧。你進城，阿榮找著沒有？他肯來不肯來？倒要請教。」

鳴乾聽他說話嘮嘮叨叨，知道他酒喝醉了，不便和他講浮文，只告訴他，自己進城遇見阿榮，曉得他至今未有別處生意，我也不和他說明什麼，只推頭藥房中人手缺乏，催他早日上工，他答應明兒就到藥房，所以那一方面的事，已可完全無慮了。如海大喜稱好。又問你看阿榮一人之力，可能幹得下？或者還須添一個幫手，倒不能不早為預備。若到臨時再要找人，怕的是措手不及。鳴乾道：「我看這種事，少一人知道，便少一條禍根。好在不是槓槓抬抬的事，只消阿榮個人，也可以做得到咧。」如海道：「如此，我給你棧單罷。」說時，把手指中夾的半段雪茄煙，丟在地下，撩衣取出鑰匙，開了鐵箱，拿出四張棧單，對鳴乾說：「這三張是整數的，每張十箱。還有一張，出過五箱剩五箱，共剩三十五箱，你好生藏著，明兒必須先往伯宣那裡過了戶，然後再提本錢，千萬不可忘了。因伯宣也是我們公司股東，他也曉得海記就是我自己，日後發表出來，不是兒戲的。」

鳴乾道：「這個我決不忘卻，不過棧單上雖然換了名字，貨仍提到藥房本棧，去年東翁雖登報聲明，藥房事務，歸我經理，但東家仍舊是你，外間誰不知道。倘使在你本棧失了火，難道你就沒有嫌疑了麼？」如海聽說，陡吃一驚道：「阿訥壞了，我倒不曾想著這一層。棧房是最要緊的，除了本棧，別處那能由我們做主，只有不用原棧單去提貨，不必過戶了，橫豎伯宣曉得這幾箱土，有我的股份在內，將自己的貨，提自己棧房，雖在本公司保險，也和別人一般花保險費的，不能說燒了棧單不賠給我，雖然脫不了嫌疑，卻比棧單過了戶，仍提自己棧房，藏頭露尾的，冠冕得多了。況且受嫌疑，也不過受一遭，只消有錢到腰，便給他們背後說說何妨。」

鳴乾搖頭道：「如此辦法，仍舊不好，適才東翁走後，做伙計的一想，就想到在本棧辦事大為不妥，故此斗膽，已為東翁划出一條計策。當時本欲打電話通知你的，因恐空白話，枉費唇舌，故此不待稟告，先往接洽。也是東翁的鴻福，那邊起初不肯答應，被我再三情商，他們已答應我了。現在只等送一千塊錢過去，便可定局。」如海聽了，頗為不解，說：「你講的什麼，可是花一千塊錢買了一所棧房麼？」鳴乾道：「差不多同買的一般，皆因我想這批寶貨，提在本棧，有兩層破綻：第一，便是藥房乃是東翁自己的，既已過戶，怎好再提本棧，豈不被人疑。第二，藥房中每月用土不過數兩，決無這數十箱土的用途，提來為何？若說堆棧呢，官銀行棧房著實比藥房堅固高爽，為什麼不堆那邊堆這邊？然而暫時那怕你拋在屎坑邊，也沒人管你。但一朝出了事，可就要犯他人一句扳駁了。所以我想，最好是借一個土棧送去堆放，那就一點兒沒有破綻。因土棧本來是賣土的，數十箱存貨，不足為奇。幸我有一家鄔燕記土棧相熟，故想同他們商量，挖他的棧房，堆我們的貨，一切仍用他們鄔燕記原招牌，不過棧房門由我們派人去管，這樣豈不同在自己棧房內幹事一般容易嗎！所恨這鄔燕記生意忙碌，棧房一時沒空，我同他們老闆再三商量，答應一千元挖費，給他另租棧房，將本棧借給我用，推頭是我們有存貨在手，要戲他的老招牌賣出去，並允貼還他三個月開銷，一切朋友薪工，也歸我們支付，他方肯答應。我想我們的事務很大，不在乎這一點小費上，所以各色都自作主張，為東翁接洽下了。現在稟告一聲，倘若東翁贊成的話，請你示下。這一千塊錢，就歸藥房出賬呢，還是東翁自己付給我？我看最好由藥房出賬，因將來零碎用途很多的。倘若一筆筆向你拿，豈不費事。如海道：「藥記出賬，恐有不妥，還是我自己給你的好。今兒我先付你二千元，用了不夠，改日再取，零碎的歸你記著，日後交一筆總賬給我就是了，難道說我還不相信你嗎！你所說土棧的事，辦得很好，果和我一樣心思，我也素來不喜歡惜小費的。大凡乾大事業的人，決不能貪小利。我和你這件事辦完之後，一定重重的謝你，彼此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，你休當作替我姓錢的辦事，只算替你自己辦事就得了。」說罷，又在銀箱中取出兩紫鈔票，連同棧單，一併交給鳴乾。

鳴乾收了，小心將棧單藏在貼身。又將鈔票用手巾包好。又問如海道：「東翁可有什麼吩咐了？」

如海道：「沒有什麼，不過現在我的身家性命，都在你一人手掌之中，請你務必替我出力去辦，一切重重拜托了。」鳴乾道：「東翁言重了，做伙計的決不辱命就是。」說罷告辭。如海看他去遠，一個人想想，此番作事，未免冒險，成則為王，敗則為寇，不過自己地位如此，不能不作孤注一擲，料鳴乾為人，膽大心細，著實可靠，將來事成之後，我應該將藥房送給了他，以報他這一番辦事之勞。正想間，忽見地下冒煙，還帶焦毛臭。如海吃了一驚，低頭看時，見是自己適才丟下的半根雪茄煙，餘燼未熄，拋在茶几底下，茶几上放著一隻寒天床上用的電氣暖爐，拖下一根是線，剛搭在雪茄煙火上，致將花線燒焦一段。如海慌忙將雪茄煙火踏熄了，拖起電線，見只傷外層，裡面包的橡皮，沒有損壞，罵聲下人們該死，怎不把電線盤好了，由他拖在地下。一面親自將電線盤在暖爐上，見時候已經一點鐘，微覺有些困倦，便自己熄了火上楼。

薛氏接見，問他杜先生來此找你何事？如海素不喜歡將外間的事，在家中妻女面前談論，回言是藥房中的交易，沒甚大事，時候不早了，我們睡罷。薛氏無話，陪他安歇。我且休提。再表鳴乾回轉藥房，心想這一趟如海教我乾的事，他雖答應我重謝，但收賄的不如撈現的，能有後手可賺，不賺他豈不太冤。這二千元使費，我極少也須弄他一千五百元，將來就使如海的計劃失敗了，我這筆錢卻一點兒不落空。所謂有福同享，有難並不同當。常言能人背後有能人，可惜我沒如海般手勢，不然我的才能，並非誇口，實比他高出百倍呢。這一夜他適意極了，睡中彷彿這場火放了之後，保險行賠來三十餘萬銀子，如海忽然天良發現，對鳴乾說：「這筆錢損人利己，子孫不昌，我一個也不要了，一併送給你罷。鳴乾平白地得了這許多銀子，不知如何用法，眼看看四面皆是鈔票洋錢，自己身體便埋在銀子中間，連路都沒有了。一時驚喜交作，醒來紅日滿窗，早已天光明亮。

鳴乾慌忙起來，揩了面，吃過泡飯，先要緊將一百塊錢，送往寶善街鄧燕記土棧，和他定局房子的事。那時燕生還未起來，鳴乾將他自被窩中拖起，給他這一百塊錢。燕貴千謝萬謝，鳴乾要了他一張筆據，帶回藥房，在鐵箱中藏好。見時候還早，曉得伯宣架子很大，極早須在十一點半，或是十二點鐘方到官銀行。因他是監督，監督倘若來早了，豈不有失了他監督的架子。寧使會客室中，等他講話的人，挨一挨二的前來候他，他卻適適意意，在公館中看他姨太太梳頭，有時幫著剔剔木梳，非常有趣。哪想到許多人等得他一佛出世，二佛昇天呢。及至到了時候，他先將牛奶餅乾把肚子塞飽了，然後再到官銀行，挨次見客，叫名頭在銀行用飯。開飯之時，正當他見客的當兒。一班師爺們，不能不枵腹等他。待他見完客，差不多要兩點多鐘，飯冷了，菜也冰了，他坐下去，吃不到淺淺幾口，別人一早就來辦事，到此時餓著肚子，就是冷飯冷菜，也不能不向肚子裡塞，這是歷來一班大人物的慣態，也不獨伯宣為然。鳴乾知之有素，不願意早去了做呆人，落得吃過飯前去。恰巧阿榮也來了，走進賬房，尊聲杜先生。鳴乾說：「你來了麼，很好。棧房裡正缺人合藥，你快些去幫忙罷。」

阿榮答聲去了。旁邊有位賬房先生，平日最和阿榮作對，此時見他又來，心中大不舒服，上前對鳴乾說：「這阿榮，經理先生不是已將他歇了的嗎？今兒怎的又來了？況我們棧房內，這幾天正愁人多事少，經理先生為什麼要他幫忙？倘若留他在此，恐他日後又要和從前一般撒野，目無上下了。」鳴乾微笑道：「這阿榮乃是我們錢老闆的舊人，從前雖然撒野，倒也沒做過什麼犯法違條的事，我雖然講過要歇他，也不過背後談論，當面並沒將他辭歇，此番他病了許多時，仍到這裡來，足見他心中還不忘舊主，我若不收留他，豈不要被人說我一句沒容人之量麼！昨天錢老闆到此，還念他辦事能幹，所以我委實不便辭他生意。足下倘不贊同，何妨親自去向錢老闆講一句呢。」這賬房先生大觸霉頭，出來連呼倒灶，現在朝代改了，怕的就天翻地覆咧。經理先生居然迴護一個出店，我們做賬房的，還有什麼場面，明兒準備捲鋪蓋走路罷。一眾伙計聽了，爭問他什麼回事？賬房先生說：「豈有此理。」

即將阿榮的一段事，告訴他們知道，並聲明要辭生意。眾人都勸他說：「這個你又何必生氣，用人之權，原是他們經理老闆的。用的人好，日後有利益，也是他們所得。用的人壞，有禍患，也是他們擔當，與我們原本風牛馬毫無關係。你適才對他說的，原是一句忠告，不過忠言逆耳，良藥苦口，從古已然，他現在雖然不聽你的話，日後自有想到你的日子，你此時何必無端同他們鬥這種閒氣，自己吃了虧，還不免被人笑你太呆呢！」賬房先生聽了，想想果然自己賭氣走了出去，尋生意也很煩難，犯不著為一個出店，弄掉自己飯碗，因此也不預備再捲鋪蓋了。吃飯時候，反向鳴乾說：「阿榮的工錢，自他告假到現在，沒有支過，這筆錢照例是不能扣他的，我適才已算過，共存六十三元有零，都已收他的賬了。」

鳴乾點頭稱好，心中暗笑他變遷得好快。飯後鳴乾不敢耽擱，帶了棧單，徑往官銀行過戶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伯宣還未用飯。鳴乾因棧單過戶，頗費時刻，自己吃過了飯，倘然就去和伯宣談論，他雖沒甚話說，累得一班師爺們，都餓著肚皮等用飯，豈不要暗下唾罵。因此一個人耐心坐在會客室看報，待伯宣用了飯，再進去接洽。本來棧單過戶，乃是小事，無須與銀行監督當面接洽，皆因這一回，如海之意，要使伯宣曉得他已將存土賣給了別人，倘直接向醉軍處過戶，伯宣從何得知，存著這層意思，故鳴乾不憚周折，務必要同伯宣當面接頭。等候他吃罷飯，教當差的傳進一張名片，伯宣看了杜鳴乾三字，一時想不起是誰，說聲請。鳴乾整一整衣冠進內，伯宣見了面，方想起他是如海的伙計，現已升為藥房經理，不敢怠慢，說聲請坐，鳴乾欠伸坐下，口稱監督先生久違了，某奉敝東之命，特來請監督的安。本來敝東要親自來的。因這幾天富國公司，正在結賬，預備造報告冊，事情很為忙碌。敝東身為經理，不便擅離職守，所以命我專誠到此，拜候監督。因敝東從前有幾箱土，存在寶棧內，陸續提出的也已不少，現在還剩三十五箱貨，照敝東的意思，還要掙幾時。不過內中別人的股份占著多數，別人都說要賣，敝東不便強作主張，故已分批脫手，但暫時並不就要提貨，仍舊存放在貴棧內。不過這幾張單，須要請監督費神，命棧單處分一分，原本十箱的三張，還有一張提剩五箱，現在都要改作每張五箱，共做七張棧單，這貨主的戶名，也須改為七家，另有花名單一張在此，種種有勞，敝東說日後登門道謝。說時，將棧單連同花名賬，雙手呈上。